

又到豌豆飘香时

阿龙

小时候,我常想,故乡和家乡到底有什么区别?后来经历多了,觉得也许离家乡久了,家乡就变成故乡了吧。你看诗圣李白抬头见到一轮明月,就会低头思故乡,独在异乡为异客,王维每逢佳节,就会想到远方的兄弟。

作为一名长期漂泊在外的游子,20年前,我在外地一家单位退休了,终于无事一身轻有空回了一趟故乡。刘基故里文成。此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了近20年,一下车只见昔日破败落后小县城,处处高楼林立,宽敞的县前街两旁绿树成荫,处处鸟语花香,街上车水马龙,人来人往,还不时看到一对对红男绿女依偎在街旁树荫下的靠椅上窃窃私语。街上五花八门的商铺林立,各种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玩的商品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,看得我眼花缭乱。家乡变了,变得我有些不认识了,故人说近乡情更怯,而我却是觉得近乡更兴奋啊!

因为我的父母早已去世,回乡第一站就是看望我那已白发上头的大哥。大哥住在离县城十几里的山上,百丈瀑镇底大会村,百丈瀑以前属山水相连的南田区管辖,人云九都(南田)九条岭,条条透天顶(天顶湖),红枫古道(即大会岭)是其中的一条,以前百丈瀑到县城不通公路,山民们常常把木柴、笋干、草药及瓜菜等山货翻山越岭,踩着陡峭崎岖不平的山路挑到县城去卖,再买点油、盐、酱、醋及咸带鱼之类的物品回去。现在可好了,百丈瀑到县城早就有班车通行,听说大会岭红枫古道仅供游人登高赏枫用,整条道路铺上整齐划一的石板,途中还建了几个小驿站,有茶水供游人休息享用,每到红枫节,即霜降后枫叶最佳的那几天,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从温州、瑞安等地赶来登山赏枫,这成了文成旅游的一大亮点。曾经作为多次攀登高山

驴友的我,一是想试试自己的脚力,二是想重拾儿时的记忆,于是我从县城附近的花园村出发,重新登上这条红枫古道,此时正是莺飞草长的四月天,虽然路上很少看到行人,更看不到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景,却欣赏到古道两旁漫山遍野的如火如荼的映山红,还不时听到一对对黄鹂或布谷鸟在树上跳来跳去相互对歌的啼鸣声。

此路,我小时候,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能登顶,如今我却走了两个多小时,真是岁月不饶人啊。

到了大哥家正是中午时分,为了陪我,大哥还邀来几个我儿时的伙伴,这几个过去衣不蔽体、常年赤着足的小伙伴,如今都成了年过花甲却衣着光鲜的体面老人了。大哥的午餐十分丰盛,餐桌上除了鸡鸭猪肉外,还有过去山里人难得一见的大海虾、大螃蟹、小黄鱼。我问大哥,这些海鲜你是从哪里买的?他说,这些都是从本地农贸市场买的,现在交通方便,卖家早上起得早,到瑞安东山水产城采购来的海鲜,来回只要两个小时。他早上八点去农贸市场买时,这些螃蟹、大海虾都还是活蹦乱跳的。坐在我左边的儿时玩伴乌田说:你们城里人能吃到的,我们这里全都有。侄儿阿忠说:现在城里农村没有两样了,本村过去因为穷,全村大部分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谋生了,自从县里响应习主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,发展全县生态旅游业后,现在外出的大部分都回来了,因为我们村有棵取之不尽的摇钱树,即全国闻名中华第一高瀑百丈瀑景区,每天来此旅游的各方游客应接不暇。于是有的办起了农家乐,有的开起了咖啡馆,有的当起了导游,几年下来,大家的钱包都鼓了,这都是党的改革政策好啊。

大家边吃边说边笑,喝着大哥自酿的

糯米酒,一杯一杯复一杯,吃喝得不亦乐乎。而早就吃惯了城里海鲜等美味的我,唯独对餐桌上的一碗清煮的豌豆情有独钟,被我吃得几乎碗底朝天了。知我者,大哥也。

我和大哥及席上几位儿时伙伴都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。那时候,家家过得都是衣不蔽体,食不裹腹的苦日子,我们到七八岁,不但上不了学,还得为父母分忧,一年四季赤着足赶着家里的牛羊去山上放牧,在冬天里,因寒风刺骨,破衣单薄的我们,只得去山上找来干柴烧起火堆相互取暖。然而,令我们最高兴的是春暖花开季节,不但牛羊在山上可以吃到青青的嫩草,而且我们这些从来在家里吃不到任何零食的小不点儿,也能吃上难得的烧烤了。解馋的办法是,几个小伙伴各人偷偷地到自家菜园里摘来一棒已成熟的豌豆,接着大家分工,一人去捡干柴枝,一人去砍一株小竹竿和两根小木棒,把小竹竿破开,削成一条条细细的小篾丝。另外两人把剥出的豌豆一颗一颗串在篾丝上,做成一串串很像碧玉翡翠做成的项链,然后把两根小木棒插在地上搭成一个人字架,把豌豆串挂在人字架上,最后烧起火堆,慢慢地去烤。过了十多分钟,听到扑哧扑哧的声响,豆也就熟了。大家抢着吃(其实也不必抢,每人都能分到一串或二串)那种又酥又香味道,真的好吃极了,比如今城里的羊肉串要好吃得多吃完后,小伙伴们互相对视,禁不住哈哈大笑,个个都成了小包公了,因为脸被烟火熏得黑黑的。而嘴巴也吃的更黑。于是我们只得去找附近的小溪坑,把脸洗干净了,不然回去被父母一顿责骂是免不了的。此时,太阳已经快下山了,牛羊也吃饱了,我们哼着二小放牛的曲儿,高高兴兴赶着牛羊回家了。

瑞城记忆



北溪桥老路亭(位于锦湖街道第一桥附近) 李浙安/画

一张老照片的回忆

郑育友

日前,老同学苏斌在瑞师61届微信群里发上一张老照片。

弹指一算,这张老照片已尘封35个年头了,很珍贵!故同学们看到了这照片十分高兴,纷纷点赞。

1985年8月18日至19日,瑞安师范六一届第一次同学会在瑞安城关一中召开,到会师生共109人。这张老照片是由瑞安著名摄影师刘显佑先生所拍摄。

老照片,勾起了我记忆的涟漪。

我们六一届同学是1958年下半年入学的。由于老师辛勤教学,同学们勤奋好学,三年后我们均步入教坛,为我市教育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。为此,同学们一直牢记着共产党的培育恩情。

时日同学会,会场上没有横幅标语欢迎,没有音乐伴奏、录像视屏,简简单单,不铺张不浪费,只有黑板上由曾毅老师(书法家)题写的一幅楹联:忆三载同窗苦读,喜迎三十五年后重逢。却道出了师生久藏的友谊心声。

会场布置虽然简单朴素,但在会议报到处却洋溢着浓浓的同学久别之情。你看那:同学们顾不上去签名报到,却忙着先去会一会阔别35年的同学与老师。会场外,到处是一双对、一双双学友在热情地握手,亲密地拥抱,向老师嘘寒问暖。跳呀!笑呀!那高兴的心情,正如端木焕镛同学回忆时所说:这次同学会确是兴最高、情最纯、味最浓的一次久别重逢聚会。这真是:忆往昔,同窗之义蕴藏心间;看今朝,喜悦之情溢于眉宇,欢声笑语,其乐无穷!

首届同学会虽时隔三十五载,但会议自始至终突出了尊师重道,感恩老师辛勤教育之情;同时,更多的还是处处体现出师生之间的互助的情义。那挥之不去的温情,仿佛仍一幕幕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

诸如胡炳华同学侃侃道出了同学们于那个年代,为建高炉、炼钢铁而挖黄金(黄泥)时,见戴益诊同学被山体塌方的黄泥满过颈部,生命处于垂危的紧急关头,见此,真有时迟,那时快

之速度,同学们不顾自己生命危险,而纷纷冲入塌方,极力救出戴益诊同学。在这同时,山体又一次似惊雷般轰隆一声又塌下铺天盖地的岩石与黄泥。我们同学三生有幸,安全无损。

胡炳华同学还讲了一则师生关爱厚谊事例。他说:姜宗武同学在支农中,干农活都挥锄在前。一次出洋劳动时,因姜宗武同学用力过猛,踏在烂田里,顿时冷汗直流,脸色铁青,不省人事。见此,男女同学们急忙围上去,有的端开水、有的拿毛巾为其解难。当时不但同学万分焦急,就连林良松、冯志清等老师也匆匆赶到现场为同学们稳定情绪。李德清同学负起班长职责,急忙大声呼唤校医薛治真老师来诊治。经薛老师诊断,姜属营养不良、劳累过度而低血糖。给他喝一碗热气腾腾的浓糖汤之后,总算平安无恙。

首届同学会,同学们没有忘却三载同窗的友情。故黄益宝同学在会上非常感激地说:这次同学会,给了我人生历史性转变,很值得我日后永远怀念。刚才,郑育友、陈宗霖等同学抖出了我的家底,介绍了我的苦境,引起全体到会老师和同学的同情。沈润光校长作了即席发言,他希望同学们互相帮助,互相提携。时任碧山中学任校长的黄顺礼同学,即刻表示接收我到该校任代课教师。自此之后,这位残疾的黄益宝同学,他结束了那段为求谋生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
自我们毕业,依依不舍离开母校之后,同学们一直心中保存着师生的深情。如今,我们中年逾古稀,但心中仍念念不忘恩师的健康状况和关心着老同学近况。如1989年5月1日,我们瑞安同学偕各县、市同学到苍南县龙港镇参加当年语文老师杨奔八秩庆典活动前年,家住瑞安城的黄步焕、彭春莲等十来位同学,携带丰厚礼物慰问家住虹桥花苑、寿已九旬的历史老师冯志清,受其家属交口称赞。而今,城乡同学们仍忘却不了三年同窗情,仍频频三五成群欢聚聊天,抚今追昔,同乐共享着退休之后的美好生活。

洋芋当饭

黄选坚

在五月的食谱中,洋芋一直是我的最爱,也盛满儿时乡村的记忆。这时节恰值粽子飘香,很多人都拿一个粽子当饭用,但我从小消化系统不好,对以糯米为主材的粽子敬而远之,所以更愿意到山园里去刨洋芋。

江南的暮春一片潮湿,雨后空气清新,一眼望去郁郁葱葱,雾绕山梁,风光如画。但是道路泥泞,我家的洋芋园又在村子后山的半山腰上,走着其实很费劲。大人们挑着空箩筐在前,我就空着手走在后面,随着一条潺潺的山溪,逆水而上,脚上的运动鞋早就被露水打湿了。不过,我并不在乎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我们每天都像一只猴子一样在山园里上窜下跳,寻找所有能当作零嘴的野果。于是不一会儿,我的手上就多了一捧红红紫紫的野草莓。

到了自家的田头,用弯月形的草刀削去洋芋翠绿的枝叶,露出松软黝黑的田垄,父亲挥锄开声,锄头在泥土的深处一撅,便把一窝的洋芋扒了出来。接下来就是我的事情,父亲要继续向田垄深处进发,而我要把这一窝洋芋从泥土里拣起放到箩筐里去。本土的洋芋个小,皮光滑,呈嫩黄色,长得匀称的像是鸭蛋,从泥土里钻出尖尖

的一头,对我顽皮一笑。不像外省的洋芋个头大,经长途运输后,糙皮,像被北风吹惯了的粗野汉子。那年,在内蒙古工作的姐夫回来,特意捎带了一袋我没见过的北方洋芋,我拿着像砖头似的洋芋,暗付,果然一方水土养一方物,两相比较,颇有鸡蛋和石头比拼的感觉。但我还是喜欢本地的洋芋,它的水嫩和娇怯,摆放在绿油油的藤蔓中间,是那样地让人怜爱,即便被送到城市的货架上,我依然能一眼认得出来,只因为它还带着没消失的泥土气息,那来自家乡山园里的记忆。

洋芋自带洋字,可见它是西洋的舶来品,但在薯条、土豆泥不知是何物的年代,我的家乡洋芋也会有很多种本地吃法,可以充主食,可以是菜肴,可以当点心。其中菜肴就是炒洋芋,需要先去皮的。把刚挖来的洋芋放到算盘里,在门前水埠头洗净,然后倒进立在道坦上的石臼里。这是捣年糕用的石臼,石壁磨得特别光滑,找一个人站在石臼里,用脚去踩洋芋,洋芋在不断的挤压中,皮很快被蹭走。这也算是农村人一种古老的智慧吧。小时候的我是很喜欢充当石臼上的人形槌子,洋芋在脚丫子下滑来滑去,人在上面摇摇摆摆,要保持

住平衡,然后才能恣意踩踏。于是,洋芋去皮的过程总是会在小孩子们争着要上的玩闹中完成。

我最喜欢的吃法却是煮着吃,就是把洋芋放在大锅内,放少许水,洒上盐,煮熟即可,这种吃法,特点就是量多。作为靠山吃山的山里人,大山对我们的馈赠,足以让我们以最简单的方法烹饪出最美味的食物。起锅的时候,我们往往是用大脸盆去装的。有些闷热的下午,一群邻里乡亲围着大脸盆,你拿一个我拿一个,剥去洋芋的皮,一口下来,粉粉嫩嫩,满腔甜香,不仅解馋还能解饥。大人们坐在堂屋里,开始围在一起唠嗑,而我们小孩子却是早已抓了几个满村撒欢去了,一直到饭点时候,母亲会高一声低一声地唤我回家,不过这时候肚子早已被洋芋装饱了。

这些关于洋芋当饭的旧事,每每在洋芋上市的时候,路过菜市场,回忆就浮了出来。总是幻想有一天,在一条深深的老巷旁边,用蜂窝煤球炉支一个小铁锅,然后倒菜籽油去炒一锅的洋芋,筹洋芋金黄,香气四溢,再洒上春天的葱花。这时,我们削竹为筷,夹起这份老巷堂屋来飘出来的家常滋味,心中忧乐俱忘,人生便已美好圆满。

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

净化社会环境

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

城市文明 从我做起

瑞安市委宣传部 瑞安日报社 宣